

江苏作家文丛

情殇都市

QING SHANG DU SHI

■ 张 静 雷新明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张茂龙 主编

情殇 都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苏作家文丛/张茂龙主编. 一情殇都市/张静、雷新明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5

ISBN7-80153-909-5

I.情… II.张、雷… III.文学作品—中国—当代 IV.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4316 号

责任编辑 孙 琳

装帧设计 安 燃

书 名 情殇都市

著 者 张静、雷新明

出 版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邮编:100733)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

字 数 230 千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153-909-5/I·083

定 价 23.80 元

内 容 简 介

楚天大学,这所享有百年盛誉的高等学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递变转型时期,在专业院系设计上,淘汰不适合社会需要的专业,构建满足市场经济和社会需要的新专业。期间,历史系生源越来越窄,应从时代的召唤,改为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在不断改革中,求生存求发展。在这一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小说主人公贾阳,出身农村,三岁丧父,历尽艰辛,从苦难中成长起来。他报考金常大学硕士研究生,成绩斐然,竟然被衣冠楚楚的“教授”从公费生名单上拨入自费生行列。生活毫无着落之际,替人代考,钱没挣着,反而被人打得鲜血淋漓,差点丢了性命……这桩伤心事,今生今世难以忘怀。他对整个社会的看法,转了一百八十度的急弯。二十几年里,他一直认为,靠个人奋斗,凭真才实学,便会在社会上活出一道绚丽的风景。然而,代考被打之事,让贾阳真正领略到社会的残酷、冷漠、无情;他更感到本是一方净土的高等学府,如今也开始变味发霉了。真诚、善良、通情达理等等信仰二十余年的圣洁的人生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产生严重的动摇……这个世界绝不相信眼泪,难得有人能同情弱者,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必须成为强者,这是生命的“丛林规则”使然!怎样跻身强者之林?有一种说法叫“不择手段”;还有一种说法叫“适应环境”。两者兼用,说不定会活出一个模样来。贾阳从过去痛苦经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此,贾阳风平浪静二十余年的心空,经常经历着一阵接一阵狂风暴雨……久而久之,他曾经热情洋溢面对大千世界的心,渐渐冷却了,最后成了

南极洲常年累积的冰天雪地，一般的热量都难以融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贾阳选择了另一条别样的人生之路——在胡同深巷走向堕落！在那场剧痛的风波中，他对社会、对人生曾经拥有的美好情感日渐丧失殆尽！

贾阳博士毕业，并留校任教，成为楚天大学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助理。为了活出像模像样的人生风采，贾阳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动人心魄的悲喜剧。在情场上，他赶走了相恋十年的女友顾惠；攀上了厅级大官的千金小姐熊鹏玲；为了飞黄腾达，与大他十几岁的丁芳卉院长产生畸形恋情，疯狂地追求肉欲的刺激与快感……在官场上，为了仕途平步青云，竭尽全力讨好上司，使出浑身解数为党委副书记出版专著，有了保护伞，官场上许多意想不到的风波都平安化险为夷……贾阳，乃“假样”的谐音。主人公斡旋于滚滚红尘中，在物欲横流的浪海中沉浮起伏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当今高校的众生相，亦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在市场经济社会某些污浊的狂飙大浪的侵扰下，大千世界最后一块几曾圣洁的土地——大学，也被无情地熏染的社会现实。读罢让人掩卷深思。胡同深巷亦象征着社会一隅的缩影，预示一个被社会同化的农家娃在大都市行进的道路如此地漫长而艰难……

情 殇 都 市

隆冬时节，夜幕早早拉了下来，像一块偌大无比的青灰色的宽布，把整个天地裹得严严实实，让人憋得喘不过气来。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洒落在楚天大学胡同深巷里。透人心骨的寒意，紧紧袭向行走在胡同深巷中的贾阳和顾惠。

这条胡同院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楚天大学的教师住宅区。那时候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勤俭节约，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大学教师保家卫国，将原定的建房资金减缩了一半。这样，胡同小径全是用野外的鹅卵石铺成的，历经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白天走路尚需小心，夜里步行磕磕绊绊是常有的事。几十年过去了，原有的教师晋升为教授，纷纷搬迁到胡同外面的高楼大厦里。岁月的风剥雨蚀，泥巴石灰搅拌的墙壁装饰物，不时地掉下一块，砸在人的身上，让青年教师胆战心惊。

去年夏天的一个周末，与贾阳同住一套房间的同伴春声，与妻子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去旅游。刚出家门，一块尖角的石灰块突然从走廊顶部脱落，直插小孩额头，鲜血顿时冒了出来。春声夫人像救护车的笛声尖叫起来：

“不好了！不好了！”

当时贾阳正忙于写作一篇科研论文，沉浸在书中。听到外

面的尖叫声,赶紧冲了出来。

春声夫人被突如其来的事故惊呆了,只顾号啕大哭。贾阳,一米七的小伙子,眼看着小孩的鲜血流下面额,浸染了衣领。他一把抱过小孩,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出长长的胡同小石道,拦住一辆的士,驶进校医院的急诊室。医生立刻过来,为孩子展开施救措施。春声夫妇泪流不止,心急如焚。医生安慰说: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春声面无表情,丧魂落魄似地斜靠在医院走廊边的塑料椅子上。贾阳拉起春声的衣袖:

“男子汉,要处变不惊。乱里出错的,乱里出错的!”

这时一位值班的医护人员对着哭泣的春声妻子:

“你哭会使抢救人员心慌。伤势不重,小孩很快止血了。不要哭了。”

折腾了一个上午,贾阳挂号、付费、取药,幸好很快止血了,一颗悬着的心总算平安着地了。辞别春声,走出医院大门,贾阳想到今后的归宿,眼眶湿漉漉的——也许今日同伴的厄运就是明日自己的预兆啊。

几天前,贾阳接到千里之外女友顾惠的电话,说这两个月她连续工作,节省出半个月的假期,即将来楚安市看他。贾阳推说要出差,再一次婉拒了她的请求。顾惠隐隐约约感到有点不对劲。这二年中,贾阳已有好几次以种种理由推辞她来楚安市。这几年“五一”“十一”长假,全国上上下下投身于旅游热潮中,楚安市是历史名城,几个朝代在此建都,是全国著名旅游城市。相处这么多年,贾阳要深造,为节省经济资助未婚夫,顾惠压住了心中多年的夙愿。现在贾阳参加工作了,经济应该宽松了一些。这一次,贾阳又说忙于雄风出版社《中国历代名将名相风采录》这套丛书的策划,需要去几个地方邀请加盟者商谈具体事务。顾惠自个儿闭门流泪。她觉得贾阳在撒谎,故意回避她。后来

才知道这套丛书策划事务，早几个月便已告成了，丛书已经出版。

两月之中，顾惠放弃双休日，为换取来楚安市探望未婚夫的机会，她甘愿替人在寒冷的冬夜值班。这次又遭婉拒，她于心不甘。在休假日开始的前一天晚上，顾惠再次拨通了贾阳安放在席梦思床边矮柜上的电话机，执意要来。顾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时候，贾阳与熊鹃玲刚好在床上共度春光，尽享鱼水之欢。两人正值激情燃烧的时刻，熊鹃玲一把抢过贾阳的电话筒，怒吼起来：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烦？你找贾阳有什么事？跟我说！”

顾惠惊愕之余，正想追问什么，对方已经挂掉了电话。顾惠这才清醒过来，原来两年来的担忧，眼前正成为残酷的现实。她这才彻底明白过来，已有一个女人在跟她争夺一个男人。没有片刻的迟疑，她登上了寻“夫”的列车。

听说顾惠傍晚就到，贾阳只好极不情愿地撑着雨伞，去火车站接迎顾惠。进了校园，走在坑坑洼洼的胡同小径上，贾阳一言不发，内心像打翻个五味瓶。

夜晚的黑暗，已经浓浓地扩展到每一个角落，偌大的城市已是万家灯火，来来往往的车流声令人烦躁不安，小径两旁的路灯正懒洋洋散发着幽暗的光。顾惠穿着一条红色的长统服，细细长发披散在肩上，右手提着行李袋，左手拉着贾阳的手，依偎在贾阳的身旁：

“贾贾，我们相处多少年了？”

顾惠只顾微笑着打破沉默，一不小心被一块凸起的石块滑了一脚，重心朝前倾斜，倒在贾阳身上，两人差一点都来了一个狗啃泥。

胡同深巷 88 号到了。贾阳打开房门，是书房兼卧室。书桌是一位老教授搬迁新居送给他的，桌上的油漆已斑驳不堪，桌上

堆放许多新书。席梦思床是两年前参加工作第一个月薪水买来的。

“现在身体还好吗？工作顺不顺利？”

顾惠搬过藤椅，放到贾阳身边，两眼饱含极其复杂的成分，幽怨、爱恋、愤怒、疼痛一股脑儿蓄满其中，她静静地凝视贾阳好一会儿：

“你以前说过，我们年关结婚，我正在办理相关的手续。”

贾阳情不自禁低下头，不敢打量顾惠。他的内心汹涌着一股股酸楚的急流，急流不断冲锋陷阵，企图冲垮喉咙，涌向口腔里。贾阳紧锁眉头，无力地闭上眼睛。好一会儿，内心的急流终于冲口而出：

“顾惠，我觉得我们在一块不合适。”

夜越来越深了，屋顶的瓦片上已响起噼噼啪啪的雨声，邻居春声的房间正放着电视，隐隐约约传来小孩的哭声。

“什么？你是不是真的另外有了女人？”

顾惠张着惊恐的眼睛，那眼睛放射着逼人的光芒。贾阳刚刚抬起头来，又不禁低了下去。她把贾阳的手拉过来，摸摸她渐渐隆起的肚子：

“贾贾，你不会如此绝情吧，上次你母亲有病，你回家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我已怀了咱们的孩子，好几个月了。我们从大学时代相恋至今已有十个年头，我一直在真心实意地等你啊！”

光滑的肚皮里，一条可爱的小生命正在蠕动，一起一伏，像一条小泥鳅在松软的泥田里欢蹦乱跳，吸收着生命的营养，健康成长。对于即将披上红盖头的女人而言，这是爱情的结晶，是幸福的标志；对于将为人父的男人而言，是夫妻感情的延伸，是维系婚姻的纽带。然而对于婚姻亮起红灯的贾阳，却是一肚子酸水。孩子的降落，如同在平静的湖水中投下一块巨石，生活就不得安宁了。现在想起这条生命，就像可怕的妖魔，令人顿生恐

怖。可是，这毕竟是条鲜活的生命啊，自己不也是娘生的吗？

以前曾听奶奶说，娘十月怀着自己，经历数次惊险。那时，家中穷得丁当响，一年到头，仅仅过年才买两斤肉。娘怀孕经常恶心呕吐，整天吃不下饭。可为了挣工分，娘硬撑着下田劳作。一次在生产队秋收，队里的社员正干得热火朝天。娘头顶烈日暴晒，没多久晕倒在收割稻子的水田里，被众人急急地抬回家。请来赤脚医生，七弄八弄，差点早产了。奶奶赶紧到道光帝时期先祖兵部尚书贾堂春修建的祖庙前，虔诚地烧香，磕头，靠祖上的阴德，娘才转危为安。

贾阳的手在顾惠光滑隆起的肚皮上轻轻地抚摸。他黯然失色，愁肠百结，向顾惠倾诉：

“楚安市房产贵如金，一套商品房需要几十万元，天文数字啊。我一月工资才一千多元，怎么买得起房子？怎么和你过日子啊？”

气氛稍稍宽松些，顾惠将头靠在贾阳的身上，搓弄秀发，和气地低语：

“人人都是苦尽甘来，现在年轻时候困难点，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到时候我们结婚了，父母会帮助的。”

其实，劝归劝，说归说，在一个小县城工作，月薪就那么几百元。这么多年顾惠母亲没有工作，一家老小全凭父亲那点工资，吃喝拉撒开销不少。就算有几万元积攒，如果要到大城市买房安居，那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胡同深巷青年教师，哪一个当初不怀有这样的幻想呢？同伴春声夫妇都在本城工作五六年了，成天念叨着买房子，可是至今连一块瓦也没买回来。有一次春声过生日，邀他去喝酒。都是农村娃出身，都靠个人奋斗跻身于高等学府，相似的经历，心与心靠近。春声倾诉心里话，高处不胜寒啊。闷酒解愁肠，越喝越愁，不知不觉喝多了，呕吐不止。贾阳搀扶他，踉踉跄跄地走向胡同深巷。那天贾阳

触目伤怀，躺在床上，禁不住潸然泪下。

博士毕业快两年了，多少年来美好憧憬化作空想，多少失落，多少惆怅弥漫心里啊。沉默良久，贾阳微微地摇了摇头：

“真难啊，顾惠。多少年前，我以为博士一毕业，就能解决配偶问题。可是，现在看来只是海市蜃楼的空想而已。”

顾惠露出疑惑的眼光，似乎要阻止人撒谎，两年来贾阳已经很多次欺骗过自己了。她深情地打量着身旁的贾阳，不解地说：

“不会吧，想想办法，会解决问题的。”

“如果我骗你，我就不得好死。”

贾阳的嘴抽搐了两下，鼻子轻轻地翕动着，呼吸着酸溜溜的气流。他抬起头来，凝视着顾惠，接过话头，似有真情实意：

“我已多次找到我的博士生导师，副校长苏雅安教授，说出自己的苦衷。校长也很有难处。现在形势发展太快，楚天大学百年学府，人才济济。目前我们学校引进许多洋博士，留学生才是更尖端的人才。我校还有一些院士，我在这人才济济的地方算不了什么。按照我校规定，博士生配偶要调进高校，至少本科学历才行。你仅有中专文凭，这是致命的难关啊。”

他说到动情处，早已湿润了眼眶，晶莹的泪水顺着脸流了下来。顾惠轻轻地为贾阳拭去泪水，自己的鼻子也酸酸的：

“贾贾，不要着急，以免伤坏了身子。就是不解决工作，我也可以参加人才交流会，招聘打工，也行啊。慢慢来，不要焦急啊。”

“哎——”贾阳双手紧紧地握住顾惠的手，满面神伤，长叹了一口气：

“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说句不该说的话，顾惠，我也真的不是轻视你，你卫校毕业，没有你在县卫生局任局长的叔叔，当初你要进县城最好的医院，恐怕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省会城市本科生满街跑，还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啊。未来真是个难解的未

知数……”

贾阳抹抹鼻涕，眼睛里依然含着泪花，又一次紧紧握住顾惠的手：

“二年前留校名额有限，我们历史系仅有一个指标。苏校长看在自己培养的博士生份上，加上几年攻博，我的科研论文最多，还获得了几个奖学金。有这些条件，苏校长一句话便拍板，让我留校了。但为解决你的工作问题，苏校长亲自找了党委副书记刘丝文教授，书记委婉拒绝了。因为像我们种情况，整个学校还有百余人之多，学校空缺的岗位极其有限，一旦解决了你，其他人不解决，无法向别人交待……楚天大学医院是全国甲级二等医院，博士生配偶要调进，至少要求是本科生。这道政策门槛，你过不了啊！”

凝视窗外，胡同深巷笼罩在凄风冬雨之中，贾阳苦涩地摇了摇头。

楚天大学胡同深巷青年教师住宅区与贾阳老家丛茅冲的胡同小巷居民区很相似。都是年代久远，都有光荣历史。

追溯渊源，楚天大学原是清末《辛丑条约》签订前夕，美国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历经百余年战火与岁月的考验延续至今。而今，大学花园里还矗立着原先的三位校长的塑像，他们均为美国耶鲁大学、霍普斯金等世界知名大学的留学生。他们在灾难深重的旧社会，历经千辛万苦与美国教会知名人士联手创办了这所高校。首任校长于文奇先生辞别霍普斯金大学终身教授职位，变卖上百万美金的别墅与轿车，购买先进的化学设备运回国，美籍洋妻因不愿来华而与他分手，儿子在远洋海轮上经不起恶劣气候的颠簸，无法得到急诊救助，永远闭上了眼睛。于先生抱着儿子冰冷的尸体，面对东方的苍天悲痛呼号……据说胡同深巷原来的住宅条件比现在更差，都是泥巴路，白天一身

灰,下雨一身泥。原来的窗户是木制的,一下雨便回潮,无法关拢,只好用绳子捆绑起来。相比而言,现在的胡同深巷条件改善多了。

贾阳故乡叫丛茅冲。贾阳的先祖贾堂春于清朝道光三十年参加科举考试,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过关斩将,考上了进士,后来做官一直做到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甚至军委主席。一次南下视察,两湖巡抚亲率地方要员护卫兵部尚书,来看望古稀之年的尚书母亲。巡抚下令拨饷百万两白银,县里调集几千民工修建尚书山庄,有哨所、战马圈、祖庙祠堂,胡同用凿成长约两米的矩形青石,一级一级沿斜形的山坡砌上去,青砖都是从有名的远方窑厂运过来的。官邸四周布满了哨所。贾尚书往下三代都是京城大官,繁衍很快。据说最多的贾旺娶了八房妻妾,有二十六个儿子。这样,原来只有几户人家的丛茅冲至今已经五六百人口。百余年过去,贾府日渐没落,缘由第四代子孙多半吸食鸦片,很快走向下坡路。然而,丛茅冲的后人们至今依稀尚见祖先的荣华富贵。胡同深巷几百级青石阶梯大多原封未动。“文革”破四旧的年月,全国上下要破除迷信,道光帝亲笔题写“贾府山庄”的横匾给砸了。贾阳奶奶很珍惜祖先的名物,夜里偷偷拾了回来,如今还保存在贾阳家里,无数次令贾阳感动。从懂事的时候起,他便以祖先为榜样,发誓要再显祖先的雄风。学而优则仕,做个像模像样的大官,到时衣锦还乡。新中国成立后,丛茅冲已经考出几十个本科生,五位硕士生,但仅有贾阳登上了全国重点大学的博士殿堂,初步实现儿时的梦想。博士生差不多相当于古代中国的进士及第,下一步就是如何活出自己的风采来。

也许山沟沟飞出一只只金凤凰,都有贾堂春兵部尚书的遗风效应吧,贾阳常常这样想。据说祖先贾堂春当年上京赶考,借来几十两碎银,走到八百里洞庭湖时,钱几乎花光了,他只得沿

路乞讨，给人做诗文赚得小费。到京后，他瘦得变为另一个人。谁知屋漏偏遭连夜雨，危船又遇当头风，连续三年都落榜，心灰意冷之极上了香山，准备上吊。恰在这时，一位京官来到香山观赏红叶，随从看到有人上吊，惊叫一声，便随手飞出一镖，火速击断了绳索。待问明原因，京官大受感动，将贾堂春收留官邸。贾堂春潜心用功，第二年金榜题名。亏了家中老母亲天天都到丛茅冲送别的路口，张望远方，希望儿子归来，哪怕落榜也好。可是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老母以为儿子在路上遇见强盗被打死，差点哭瞎了双眼。是啊，祖先全凭自己从苦难中走来，丛茅冲的子弟们仿效祖先，一路坎坷一路歌，飞越千山万水，在都市社会挣得一席之地，活出一个体面的人样来。

楚天大学胡同深巷与丛茅冲的胡同深巷都有光荣的传统，都有悠远的历史。但是，贾阳现在心境全异。博士毕业后，这两年参加工作，在他心灵深处一直是凄风苦雨，伤感不已。苦苦奋斗了二十几年，梦想自己能像兵部尚书贾堂春一样，光宗耀祖。可是，如今连一个窝也没有，多少失落忧郁于中啊。相形之下，儿时的贾阳在丛茅冲的胡同深巷，虽有许多苦难，但那苦难却孕育着奋进的勇气，精神的寄托。除了苦难，他还有几多欢乐与童趣。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在这个漫长的雨夜里，在楚天大学胡同深巷 88 号房间里，贾阳面对相恋十年的顾惠，思绪像脱缰的野马，在记忆的原野上奔驰。他禁不住想起成长岁月那点点滴滴却刻骨铭心的苦难往事，他也禁不住想起童年时代与顾惠在一起的欢乐与喜悦……

贾阳的妈妈在贾阳三岁那年便失去了丈夫。

贾阳的外公早年穷困潦倒实在活不下去了，便辞别妻子儿女，外出卖些针线，谁知一去五年，杳无音信。原来外公出门在

外,经常风餐露宿,得了伤寒,卧病旅馆一个多月,幸得主人悉心照料,才活了下来。后来,外公时来运转,在离家五百多里的桂溪开了一家旅馆,慢慢富裕起来。外婆跋山涉水,请她的弟弟挑着箩筐,一边是儿,一边是女,赶到了桂溪。差不多一年生下一个子女,贾阳的妈妈是老五。贾阳听妈妈说,外公富裕,过往的客商送的东西吃不完,真是皇帝般生活啦。可惜外公思念故土,把买下的一幢大旅馆上了锁就回来了。外公原想在家买几十亩地收租挣钱,再回桂溪开旅馆。然而命运多舛,外公不久便早逝了。接下来全国土地改革,所得几十亩地全部被没收,家道急剧衰落了。从此,那旅馆再无人问津,后来也被当地政府收归国家了。为了谋生,十四岁那年,妈妈便挑草席到集市上去卖。因为人小力薄,摔倒在地。一个好心的男青年也正好担柴去卖,见有人晕倒在地,马上为她刮痧,还两担并作一担,把妈妈的草席挑到集市上去卖。妈妈感恩不尽,经过路上攀谈,原来这个救命恩人就住在自家附近的村庄里,这个男青年后来就是贾阳父亲。

祖先遗留的家居,历经岁月风雨,大多已经不复存在。爷爷用田中的泥巴做成泥砖盖房,等到父亲成家,泥砖建成的房子就变成了危房。明知应该拆掉重建,但家里经济拮据,建房一事一拖再拖。结果,不了了之。爷爷饥一顿饱一顿,吃糠粃拉不出大便,奶奶用手指去抠,也难以凑效。后来脱肛肠子都出来了,爷爷四十二岁便撒手离世。十八岁的长子——贾阳的父亲便肩负起爷爷的重任,扶养三个弟弟。没想到祸不单行,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危房横梁倒塌下来,砸中父亲的额头,就这样,在贾阳三岁那年,父亲随爷爷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母亲与大姐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小贾阳仍然快快乐乐在玩石头。祖庙里有几个花圈,围在亡父的棺材旁。小贾阳在庙外边玩累了,饿了,习惯性地喊爸爸。

这时,一个少年不知忧乐,牵着小贾阳的手,高高兴兴地逗

他：

“我知道你爸爸在哪里，去不去呀？”

“去！去！去！”小贾阳欢蹦乱跳，跟着进了祖庙。

这少年用手指着棺材，傻乎乎地说：

“你爸在里面睡觉呢。”

贾阳那时候还不高，看不见父亲，少年抱起他。棺材里的父亲安详地闭着双目，身上盖着几条单薄的被子，一手握着一只鸡蛋，一手握着一团冷饭。

“爸爸，爸爸，不睡觉了，不睡觉了，起来吃饭。”

贾阳的小手去摘白花，却马上被叔叔制止了。

“我要爸爸，吃饭了。爸爸不睡觉了，吃饭了！”

说罢，贾阳从少年怀抱中往下探着身子，一定要拉起父亲。叔叔接过贾阳，泪水扑扑地落在贾阳的脸上，走出祖庙。

“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贾阳见叔叔阻止他去拉父亲，声嘶力竭地喊：

“爸——爸，吃——饭——了——”

出殡那天，母亲与姐姐哭声震天。送葬的队伍挺庞大，乡亲们为苦命父亲所伤感，唱夜歌的神汉们敲锣的敲锣，打鼓的打鼓，吹号的吹号，浩浩荡荡的人群都头顶白布。贾阳被鞭炮声所吸引，执意要去拾残落的鞭炮。三岁的贾阳不懂做孝子，只好让大叔带他行孝礼。这可苦了大叔。

追悼会上，族长念悼词，家人和亲戚都要跪在稻草上，表示对已经去世的亲人的默哀与怀念。这千百年来遗传下来的地方风俗，谁也不能更改啊。丛茅冲附近村庄有一位市委书记，他的母亲逝世，也得跪在母亲的灵堂前呢。丛茅冲里有位读过私塾的老先生事后告诉乡亲们，古代中国对丧事的礼节比现在更加隆重十倍百倍，所有做官的人，无论是七品芝麻官，还是朝廷京官，都得回家三年守候已故的长辈，历史上称为“丁忧”。大叔想

起市委书记下跪的情景,想起读过私塾的老先生的解说,一定要贾阳行礼。于是他抱着贾阳下跪,然而,贾阳跪不了一下,就站起来要走。大叔只好拉他再跪,用糖哄他,用好话哄他,方才解了围。

出殡前夕,孝子必须为抬棺的八人下跪。贾阳在三人面前跪过了,再让他给其他几人下跪,贾阳死活不依,双手乱抓乱打叔叔:

“我不跪!我不跪!”

无奈之下,大叔顾不上小侄儿哭闹,只好采取强硬措施,硬梆梆压着贾阳的头,匆匆忙忙行完起丧礼。

起葬了,大叔抱着贾阳走在最前头,贾阳头顶上裹着一条长长的白布,裹得难受,非要拿掉不可。而且他一定要到后面抬丧送葬的队伍中去看热闹,捡鞭炮玩。叔叔只好从送葬的人那儿拿鞭炮给他。棺材下地了,贾阳天真地说:

“爸爸,你在山上睡觉啦!”

送葬的队伍听罢贾阳的话,全都流了泪。

父亲已经远去近三十年了,永远永远不再回来。从此,父亲只是贾阳头脑中的一个概念,父亲的音容笑貌,只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影子。乡亲们说贾阳与父亲一模一样。长大成人,每次对着镜子,他就想起了爸爸,他就有了泪水。后来再稍大的时候,人们都会习惯性地逗他:“爸爸吃饭了。”贾阳慢慢地体味到,他永远没有爸爸了。“爸爸,吃饭了。”这句人们的口头禅,却深深地烙在他的脑际。十几年来每当端碗吃饭的时候,贾阳便情不自禁想起这句口头禅,疲倦的时候也就有了百倍的精神,一步一步向书山的顶峰爬去……

父亲死了一年,邻里乡亲上门为妈妈做媒的多了起来。

开始妈妈坚决地回绝,她看见三双小眼睛在盯着她。然而